

馬占山文略 一 杜海山

1928年，我(撰稿人自稱)即在馬占山部隊入伍，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時止，跟隨他十七年之久，轉戰東北西北，作抗日工作。馬占山任騎兵第一旅旅長時，我是他的衛士，他調任黑河警備司令，委我為少尉隨從副官。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我任少校衛士長，隨從馬占山親身經歷嫩江橋的戰役。由1932年12月至1933年6月，隨馬占山轉道蘇聯經波蘭德意志意大利等地歸國。在他流亡天津上海的一年中，我跟在他身邊。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馬占山任東北挺進軍司令，委我為中校隨從副官及中校科長。直至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馬占山退到居住北京，我亦退役，才離開了他。現在將我親身經歷所見的關於馬占山的主要事情，敘述如下，供參考，關於他在1928年以前的事實，是聽人說的，亦附述于此。

馬占山雖出身貧苦的農民家庭，幼年失學，沒有文化，但他為人誠懇，秉性剛毅，擅於指揮，辦事有禮，對於事務極其處理，

能立断，条理分明，快刀斩乱麻，决不拖泥带水，不知者，都把他当作是有文化的人。

马占山治军严明，对于部属，关心疾苦，赏罚公平，不乱杀人。对自己，做到了廉洁自持，不像当时的其他高级军官，利用职权，克扣粮款，贪污自肥。驻军地方，军纪严肃，不许骚扰，犯则必惩，因此颇受百姓爱戴拥护，故能得到百姓的帮助，在抗战时期为尤然。部下官兵，既畏其威，又怀其德，愿为效命，军心团结，战斗力强。

马占山家贫，在父母艱辛操劳中，长大成人，对于父母很孝顺。因自己经过贫苦生活，常感到别人的贫苦，同情心的表现，仗义疏财，常常帮助别人，颇受朋友及同僚们的赞许。

马占山虽没有受过什么军事教育，是行伍出身的军人，但他在用兵方面，由于长时间在战场上做参谋，对于军事教育，运用地形，掌握战机，仍有一套办法，尤善于以少击众，特别对于骑兵运用，更是无人。对于敌人，因他曾杀过不少敌人，战战兢兢，因此不怕。

他，常以他鳴聲說：誰要磨心，叫他碰見馬小個子”。因馬占山短小精悍，故有此綽號。

以上簡要地介紹了馬占山的為人，依此可了解他的秉性和作風。下邊再概述其經過事蹟。

(一) 青年時代的馬占山

馬占山字秀芳，遼寧省懷德縣人，前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生于懷德縣城西北毛家城子農村，家貧，賴父為傭工生活。在那個封建社會裡，窮人總是被壓迫受欺侮的。

馬占山幼年，為人放牧牲畜，好騎馬，終日馳騁山野間。

因好騎馬就喜愛馬，村中人丟了一匹馬，誣賴馬占山偷了，想謀害他。馬占山沒法分辯，有戚某是綠林中人物，馬占山棄家，投奔了他，加入所謂騎匪隊，躲避謀害，因此被逼，走上了梁山造反路。

人言以武，馬占山百發百中，人稱他為神槍，有人欺負誣賴放馬的人，加以報復。馬占山說：我被人冤誣，無可奈何的才逼上梁山，我雖是窮人，也不願常在匪隊裡幹活，有

机会还是到军队里去，憑本領將自己的前途，你们看咱们东北有擁有勇的人，那一個不是由這條道來的呢，他們逼我，說不定還算是成全了我。大家都佩服他的志量，全說“老馬有志氣”，馬占山在青年時即有這樣的心胸，後來能做出一番事業，不是偶然的。

光緒廿六年庚子之役，馬占山十六歲，眼看着守俄軍隊侵佔懷德縣城，燒殺擄掠，地方官民之如虎，棄城而逃。當地土匪聚棧搶掠，民不聊生。馬占山糾集鄉里健壯，組織保鄉民團，捍禦匪徒，頗為鄉人所稱頌。以一個十六歲的年輕人，竟能如此，實在是少見的事。

光緒廿年，日俄戰起，清朝軟弱無能，以中國土地，供外國作戰場，史無前例，真是國家的恥辱，無怪日俄兩國雖誰誰敗，受害的，尤中國人——傷兵，二命而逃，難以數計，懷德縣受其害尤甚。馬占山眼看如此慘狀，扼腕無力，能訴奈何。在兵燹災民，常說“我要掌權尋芳，一洗雪恥圖恥”。

光緒卅一年，日俄戰爭結束，俄軍敗退，

懷德縣為維特戰後治安，將民團改編為遊擊隊，馬占山任哨官。

光緒卅四年，提督張勳派統領馬瑞霖改編遊擊隊為直屬部隊，馬占山仍任哨官。因辦事精明強幹，為張勳所喜，調充親軍侍衛，頗見信任。

當時吳俊陞任統領，隸張勳部下，吳與張意見不合，常受張的攔阻，馬占山在張面前，常為吳^陞說好話，吳心裡感佩，很表示器重，想遇機提拔，遂于宣統三年，吳俊陞調馬占山為所部馬隊第二營哨長。

民國二年，吳俊陞部改編為騎兵第二旅，吳任旅長，調馬占山任第三團少校連長，駐紮懷德縣城。從此馬占山歸吳俊陞部下，開始他的一生事業。

(二)馬占山追著家產和抗日意志的由來

民國五年秋，日本勾引蒙匪^{巴布}布^扎布^丹，率匪六千餘人，進犯^洮遼寧邊境，吳俊陞旅長指揮所部在洮南截擊，不幸受傷。馬占山率隊進擊，至梨樹縣^縣鄉家屯南滿車站，站以日軍竟加

入心布加卜匪隊，抗拒我軍。

蒙匪號稱勤王軍，以復興清朝為號召，併與在大連為日本培養的清朝舊宗社黨相勾結。南滿鐵路代運軍火，以郭家店為巢穴，企圖大舉。因馬占山跟踪追擊，包圍了車站，匪軍無法活動。日本改因外交策略，向東省當局提抗議，把蒙匪說成是政治犯，要求護送回旗，併中途不得殺害。對郭家店事件，迫令吳部撤退原地，限一小時撤得，否則以武力解決，日本這樣無理的蠻橫要求，我東省當局竟屈服接受。

日軍佐藤旅團長，帶一個混成支隊，護送蒙匪回旗，路經懷德縣朝陽坡鎮，該鎮民團似以阻止，日軍用大砲炸該鎮去燬，沿途殺燒擄掠，民房被焚，火光燄天，而狀極慘。

日軍行近懷德縣城，因進入城以，此時馬占山已回駐縣城，即在南門外防堵，以寧作玉碎不為瓦全的決心，嚴陣以待。日軍見勢不佳，未敢進城，城以得以保全，居民免被殘害。

日軍進城之企圖未遂，轉回馬占山出生地

的毛家城子，該地世合衆商號閉門拒其進入，日軍竟開砲轟出，房屋被燬，死商民數十人。馬占山對日軍這樣的欺侮我國家和殘害我們同胞，極為憤怒。

蒙匪劫掠後，日軍仍佔據楊大城子和毛家城子多日，居民遭受的殘害與驚恐，以及生命財產的損失，就不堪言狀了。

佐籙旅團長由楊大城子移住懷德縣城的以前，限令我軍于廿四小時內退出楊大城子至公主岭和四平街至遼源之線的廿里以外，東省當局囑于這個橫暴的威脅，命令我軍星夜移防，全部接受了日軍要求。馬占山接到命令，率部含淚出城，居民亦多涕泣相送。

馬占山沿途目覩鄉里被毀之殘跡，和死傷的慘狀，既痛恨日軍的殘暴，更怨我政府的無能，自謂‘我若得勢，一定要教訓教訓這夥外國強盜，才解恨’。

民國七年，馬占山因剿蒙匪有功，升營長，民國九年，吳俊陞任黑龍江督軍，提升馬占山為團長，十四年升第十七師第五旅旅長。

同年直奉之戰，調往河南新鄉縣。在戰後回防時，沿途看到百姓受戰的禍害，流離困苦，心實不忍，乃自減馬糧一半，分贈難民。

馬占山性雖剛直，心實慈善，常說：“中國的軍隊先打內戰，內戰給老百姓帶來的災難，實在太大了”。因之他是反對內戰的。

民國十四年，郭松齡之變，馬占山率部攻白旗堡，平息內戰。十五年升任騎兵第十七師師長，十六年升騎兵第二軍軍長。

民國十七年夏，蔣介石北伐軍到達華北，張作霖退往閩外，六月十四日，在日本陰謀之下，張作霖與吳俊陞同時被炸身死。（在皇姑屯車站）

日右田中內閣，派林樞助為代表，借弔唁之名，陰窺張吳死後本省政務實況。馬占山為吳俊陞料理善後，看到日本狐狸狐媚的陰狠無恥行徑，激于義憤，幾欲手刃林樞助以洩忿，總思把事情鬧大了，反為不美，乃含淚隱忍。但對此國仇私恨，常想報復。

（三）馬占山接任黑龍江省主席始末

民國十九年春，馬占山任黑河鎮守使，沿江十餘縣統在管轄，為了鞏固邊防，于廿年夏，親赴沿江各縣視察，看到對岸鄰國，砲台嚴列，形勢堅固，回頭我方，毫無設備，數百年來任人侵略，而高官大吏惟知競造府第，對于國防漠不關心，東三省處日俄兩強之間，一旦有事，敵人來犯，如入無人之境，深堪憂懼。視察歸來，廢憤成疾，因恐病重不起，乃上書張學良及吉黑兩省，大致先述沿邊彼我邊防的狀況，次請以建設市政之款，移作邊防之用，書中有“與其建築一大樓，不如建築一砲台”的話，未為當局所採納，亦未喚起他們的重視，在九一八事變時，馬占山猶在病中。

(1) 九一八事變時，東北三省形勢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蔣張妥協，南北分裂的局面，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掌握了全國統治權，英美等國對蔣表示同情，蔣的勢力也紅了。但日本從不承認蔣政府，蔣政府也吞食他的几上肉，英美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結成了日帝帝國主義與蔣政府之同盟，蔣政府也連了日本帝國主義與蔣政府之同盟；日帝炸死張作霖，蔣張現言

何族伐的一种措施。

东北易幟後，張學良入閩，受蔣介石任命為軍事委員會華北分會主任，駐北京。因石友三受日本唆使，率部叛變，張學良為平石亂，將東北較為精銳的部隊，都調入閩北，因之東北國防空虛，為日本造成乘機侵略的有利條件，於是乎「九一八」的聲就震撼了東北。

日本侵略軍長驅直入，如行無人之境，更在蔣介石不抵抗主義，和一點親日份子與降將軍為虎作倀的幫助下，日本兵不血刃，佔領了奉吉兩省，併以黑龍江主席為餌，利誘沁南鎮守使張海鵬進攻江省。

東北僅存的黑龍江省，自主席萬福麟率隊入閩後，有政由他參謀長謝珂代理，省城駐軍，僅有一較好的衛隊團。奉吉淪落，萬福麟被阻，不能兼顧回任，在持張看來，黑龍江省尚未落入日本之手，其勢不能不同，萬福麟雖代，理有政的謝珂，又資望不足，當此時期，或坐兼者，英勇具謀，併深明大義，能服從命令的馬占山，恰正合選。

民國廿年十月十日，南京國民政府命令，任馬占山代理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官，授以相機處理之權。

馬占山于十月十九日到省，遵令接任主席，此時距九一八事變不久，日本正積極策劃進侵江省，該使張治鵬作前驅。

張治鵬於日本到任，致函馬占山，要求與他合作，共禦一同被侵略日本。馬占山復函說：“日軍的在派亡我國，奴隸我們，我中國人在這主權存亡的關頭，都應同仇敵愾，合力抵抗，白日本作侵略日軍的鬥爭，不應利令智昏，為敵欺騙利用，你希望江省主席，我可相讓，但你要表明堅決抗日，我不實踐諾言”。

民國廿年十月廿四日，日本由四洮路給張治鵬運來四列車的軍火，併給他日幣十萬元，作收買土匪之用。張治鵬一面給匪擴充軍隊，一面假意教定張學良為偽滿鐵道總長，他說：“前者軍隊進入江省，實為不得已，今後我將閉門思過，無跡可尋，所部及其子張質明暫代，聽候江省改編”。馬占山亦接到他同樣電告，即令

騎一旅長吳松林就近派員點編，張海鵬又來電說“官兵名冊，還沒造齊，暫緩點編”。這顯然是欺人之談。馬占山極為氣憤，認定張海鵬是漢奸，立即加痛擊。此時，日軍節節進逼，江省形勢極為危急，馬占山即加緊^作抗擊日軍部署。

(2) 江橋戰役的前奏

江橋係津浦鐵路通過嫩江之鐵橋，在黑龍江省境內，南岸鉅野寧邊界不遠，在張海鵬受日本唆使進犯江橋時，我守橋部隊曾折斷橋梁，以阻止叛軍。

民國卅一年十月廿五日，駐江省日本領事清水，送來照會稱：“日本將派南滿鐵路工人，前來修復江橋”。馬占山復照謂：“已飭路局自行修理，不須滿鐵越俎代庖”。

清水復偕兩個日本軍官來見，聲稱“奉本莊司令官命令，請主席把江省政務，讓與張海鵬。併稱‘奉告兩省已與日本合作，你一省力量，尚能抵抗，如你不願合作，張海鵬曾向本莊司令官說‘願出美金五萬元，為你出國費用’，等語。

馬占山當時即正顏正色的向清水說：“主席不

是私有物，更不是隨便可以讓給這個人，那個人的東西，請你轉告本莊，我馬占山不出賣國家——如要黑龍江，拿血來換”。言畢起立。清水等不歡而去。

十月廿八日，清水又送來照會，係駁復我前次為修江橋的照會，詞意強硬，對我忌懾。馬占山未作答復。

當天午後，駐江省的日本武官林義秀少佐，代表本莊繁，要求我方，限在十一月三日正午，將江橋修理完竣，否則日本將派軍隊，督率滿鐵工人前來修理。馬占山要求展緩時限，林義秀不允。

十月廿八日夜，馬占山接洮昂路局報告，“日軍多門師團，和南滿洲軍，約千餘人，乘兵車開到洮南，多門併通知路局轉告江省政府，及張海鵬，把雙方駐在洮昂路線的軍隊，退出鐵道以外”。

黑龍江省全師兵力，原有兩萬餘人，其中精銳的國隊軍兩個旅，被萬福麟帶往閩西，馬占山任主席後，可用的兵力，僅駐省城的衛隊團

和砲兵一團，工兵一個營，共約兩千五百人，此外步兵三個旅，騎兵兩個旅，均分駐各地。另有由遼寧退至江省的，遼寧興安屯墾軍編為一個旅。以上統計可用的兵力，僅約萬人。

財政方面，只有府存款八萬餘元，和存在哈爾濱各銀行，尚未發行的黑龍江省紙幣四百萬元，哈幣已不通用。

兵力如此單薄，財政如此拮据，在這樣的情況下，馬占山亦何知如無大軍援助，抗戰的前途，決難樂觀。然為了給國家爭一口氣，盡軍人的天職，無論怎樣困難，也要與日軍決死一戰，抗抗到底。

當馬占山奉到代理江省主席電令，於十月十一日，由黑河隨秘書陸文平恭謙李志山副官杜海山，和十幾名衛士，乘大興輪船赴江省就職的時候，先令騎兵團長徐景德率隊直赴江省省城。馬占山率隨從人員乘輪經過哈爾濱時，省駐哈外事公署主任王鼎三乘小輪到江中歡迎，當面致辭馬占山說：「特區長官張景惠等親自到哈迎接，受日令候使，現均在碼頭，借欲

迎馬名，打算包圍主席，強勸誘降。

馬占山得報，即秘密下船，到對青山車站，乘入三等車次，開車後始換頭等車，經中東路到江省省城齊齊哈爾。此時張海鵬已帶兵進至江橋，因橋斷被阻，張的部下，對他為日本利用，亦多反對，張海鵬氣餒，不敢強進。

日軍竟親自出動，十一月四日拂曉，江橋戰鬥，遂即開始。

十月十九日，日軍進入洮南的消息，使省城人心倍極恐慌，江省著名名紳趙作人，曾在前几天，糾集名紳多人，赴洮南歡迎張海鵬，今又集合商民二百餘人，以請願方式，請馬主席以地方為重，採取和平政策，省府高級官員中，亦有以力量不夠，難以抵抗為詞者。

馬占山告訴這些人說：“我有守土保民的责任，日本欺侮到我的頭上，我們能裝聾作啞嗎，我很明白一省的力量，難敵一國的力量，古人說一夫捨命，萬夫莫當，在日本鐵蹄下，奴隸是不好當的，我們為國家求生存，就應該軍民團結起來，和日本拼戰，死了亦光榮，最低也

算盡了中國人應盡的責任，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了，請大家考慮一下吧。

衆人聽了這番話，仍然嚷嚷不休，甚而有哭泣出聲者。

馬占山復安慰衆人說：“日本早就想侵佔我們東三省，奉天吉林已被日本佔去了，今又想來佔我們的黑龍江省，今來兩國發生衝突，是用外交方法解決的，但日本竟用武力強佔我國土，和平是絕望了，現在我們應該考慮的是：怎樣對付他，可是事情如何的演變，未可預料，只要能以和平解決，我們是不放棄和平的，看以後情勢的發展如何，那時再請大家商議”。衆人才散去。

馬占山判定戰事將要立即爆發，令文職人員無助於戰^鬥者，離開省城，到哈爾濱去暫住。令衛隊團長徐寶珍在江橋秘密佈防。

十月卅日晨，馬占山率徐寶珍徐榮德吳德霖三團長，到江橋觀察，作防禦佈置。此時正當秋盡冬初，江水將退，橋的兩邊，和鐵路的沿線附近，都被蘆葦泥潭所蓋覆。馬占山觀察此

二 種情況，指示徐寶珍等說：“敵眾我寡，敵強我弱，必須出奇，才能制勝，我們要利用地形的自然條件，採取伏擊突擊的辦法，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在敵人措手不及之間，給以重大打擊，這就是以靜制動。必待敵達到有效射程以內，才可發槍，切忌慌亂，你們與敵接火後，我必親來陣地，與諸位共同先出敵軍。”

十月卅一日，清水領事向本莊繁建議說“馬占山是吳俊陞生前最心愛的猛將，而且性情十分倔強，逼之太甚，可能招來拼死抵抗，不如從政治上解決，比較妥善”。林義秀少佐建議謂“馬占山兵力單薄，裝備低劣，不堪一击”。

十一月二日，林義秀少佐送來本莊繁的^後通牒，“限我軍于十一月三日正午，撤離江橋十公里以外，如不接受這個要求，即認為是敵對表現，日本將使用武力”。

當時我軍據點在大興站，距江橋十八華里，勿須移動，因而復牒允許了日方要求，但在復牒中聲明，“如果日軍對我有敵^意或侵入我陣地，則我軍將採取正當防禦”。